

归途广佛

吴立志

车行山路，愈走山愈紧，像是被什么推着，往深处去。秋山远远的，忽然就到眼前了。于是拐下高速，摇落车窗，风呼呼涌进来，是旧识。心一下子平缓了，广佛镇便到了。

这个地方，每次回来便觉得它熟悉里多一分陌生。自毕业在外，总觉得故乡是系在脚蹻上的一根橡皮筋，挣不脱的。如今归来的次数眼见着稀疏，那橡皮筋也仿佛失了弹性，松松垂垂的，倒让我能停下来，仔仔细细地，像端详一个陌生人般，打量这片自以为熟悉的土地。

镇子居于一大片稻田尽头的台地，既借口粮地，又似惧着河水，远远避开。一条主街从镇口伸进来，走着走着，便分了岔，一支往南，一支往北，懒懒搭在两边的山脚。

主街没大变。房子多是上世纪贴白瓷片的楼，是当年最好的百货大楼，外墙匀匀地浮着一层石子儿，老式水磨石地面，隐约还能看见褪色的红痕，如今零落成几家五金杂货铺，解放鞋、搪瓷缸、吊罐、旱烟、散装白醋，幽幽的残存着一丝旧日气息。

四围山坡上，一层一层全是茶园，顺着山势起伏，勾出极柔和的线。远望过去，整片山像披了一件绒绒的绿袍子，而广佛镇便是这袍子上不经意缀着的一小块褪色补丁。

小镇坡上一片略显空旷的场地，便是原来的秋坪中学。那儿立着一栋楼梯挑在外墙的校舍，自少年时我就忧心那楼梯会掉下来，如今钢筋锈蚀得更甚，我的忧心也更深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新教学楼刚落成，作为第一届搬进去的学生，墙上的绿油漆还未干透。楼前原是大片稻田，未及硬化，雨天便成了泥塘，逼得师生们踩着一行歪斜的红砖涉行。新楼启用，老楼自然成了宿舍，住校的男生挤在几间大教室里，通铺，一人仅一席之地，晒鱼似的排着。

夏天倒好，虽热，窗户洞开，后山草木的潮气涌进

来，混着稻田蒸腾起甜腻的禾香。窗外的月亮，又大又亮，清辉洒洒，地板上像凝了一层薄霜。蛙声这边歇了那边起，越是夜深，越是响亮，听惯了，反成了最好的催眠曲。望着窗外月光下镀了银的层层梯田，眼皮便沉沉合上了。

冬天却难熬，寒气能钻到骨头缝里，裹着家里最厚的棉袄，蜷在薄被里，像一群冻僵的蚕。被子是冷的，墙也是冷的，只能从邻铺同学身上借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气，靠那点微末的体温，挨过漫长夜。夜半醒来，常听见磨牙声、梦呓声，还有缝隙里风走过的尖细呼啸声。

放学后，我们最大的乐趣，是蹲在公路边数车。常见的是“突突”的手扶拖拉机和“小四轮”，若是一辆带驾驶楼的大拖拉机过去，能议论半天；倘有吉普车过境，那便让我们浮想联翩。那时过往的车辆，似乎是我们与外界世界唯一的联系。

肚子总是饿的。学校食堂的饭菜清汤寡水，刮不出几点油星。校门口小卖部的蒸笼冒着热气，对我们有致命的诱惑。没有钱，便想出了法子：帮老板娘刮土豆。一整个下午，刮满一铁桶，头发眉毛上都沾了一层白蒙蒙的洋芋粉，换一个热腾腾的包子，两手捧着，一口咬下去，满满的油香与麦香，那便是人间至味了。如今那小卖部早已不在，可我每次路过，仿佛还能嗅到那股混杂着泥土、土豆皮和包子馅的复杂味道。

而今，秋坪中学已成了广佛初级中学。“广佛”二字，少时浑噩，只是个名字，从未探究。后来翻些旧方志书，又在老家几处残碑上，隐隐得知来历。

我家老院子，每年送亮挂清时都要看一回，荒芜得不成样子。几间土墙瓦房，屋顶塌了大半，露出黑黢黢的椽子，像巨兽死去的肋骨。院里，爷爷手植的剑麻与南天竹争相疯长，快爬上屋檐檐坎了。风过处，簌簌地响，透着无限凄凉。唯有院门前那棵极老极老的铁坚油杉，怕真有上千年了。树干之粗，需三五人合抱，

树皮皴裂如龙鳞，枝叶却还算茂盛，撑开一片巨大的、沉默的绿荫。当地人都叫它“黄瓜米树”，后来才知道是珍稀树种，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难怪别处少见。

广佛叫太平坝子也名副其实。整个坝子像只葫芦，分作颈、身、肚三部分。颈在潘家湾，身在集镇周边，肚则是香河、塘坊的几千亩良田。平利、镇坪处在大巴山褶皱边缘，难寻这般平地，先将太平的愿望寄托于此，也是自然。平镇高速未通时，广佛镇是十万大山散开后的头一处地方，成了巫婆、奉节、镇坪等地过往车辆的歇脚处。

广佛虽然有太平之称，历史上的广佛却并不太平。闹阳坪与竹溪县交界处的古乌林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广佛茶香遍地，最有名的当数香河茶。那茶叶，制成干茶后，条索紧结，颜色乌润中透着墨绿，像山里老汉那双粗糙的、筋脉突起的手。抓一小撮投入玻璃杯，冲上滚水，看茶叶一片片舒展开，还原成枝头的嫩绿模样，汤色渐渐黄亮清透，心便也安静下来。那香气更是特别，不是浮在面上的香，而是沉在汤水里的，带着山野间青草、野花，还有阳光晒过的石头混合成的一种气息，醇厚而绵长。这茶，初喝的年轻人未必喜欢，嫌它太“野”；唯有上了年纪，历经些世事，才能从这先苦后甘、沉静厚重的滋味里，品出一点人生的意思来。

我的父母，如今还住在这里。他们像那棵老树，根系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挪不动，也不想挪了。我每次回来，他们总是高兴的，那高兴里，却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我即将离去的忧愁。我知道，我之于广佛，早已成了一个客人。可是，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想到这山坳里的小镇，想到镇上那亮着灯火的老屋，想到屋里坐着的父母，我的心便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扯得生疼。

这地方，埋葬着我的先人，生长着我童年的记忆，也安放着我父母风烛残年的光阴。它是我生命的来处，也必将是我的归途。

农历正月三十，是老爸的生日，他今年过了生日就满78岁了，属于寿星。

当天，我在党校封闭式培训学习，清晨起来给他发了信息：“爸，今天是您生日，是您托举起我们一个幸福的家，您辛苦了！”随即，给远嫁在深圳的姐姐发了信息，让她给爸打个电话。不大一会儿，姐给我说老爸最近经常头昏头疼，让他赶紧去检查查看，是不是脑梗或者高血压。

平时，老爸每天早上从江南到高新，坐公交车过来给我帮忙带孩子，听到姐说他头晕，我瞬间坐不住了，悄悄走出教室，给他打电话问情况，他说最近经常头昏头疼，看我忙着，就没有和我说，今天早上昏得走路都不敢转头，在公交站长条椅上坐了好久，才敢起身。

老年人头疼无小事，我随即拨通了阳光医院孙院长的电话，媳妇也给我发来信息，说她给爸滴滴打车，爸都害怕多花钱。

想起前几天，我还征求爸的意见，问他生日怎么过，他直接给我说生日，他不过。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请客，不惊动亲戚朋友。

我跟他讲，生日年年都要过，生活还是要有仪式感，“您可以约几个老朋友，一起聚聚，如果在家里吃饭，我给做菜，想去农家乐也可以。”

老爸说：“约朋友来，人家知道我生日，就要表达心意，不能让别人花钱。”

老爸是一名老党员，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村里的红白喜事他是支客，他送礼无数，但自己有啥事，总是能回避就回避，说自己是一名党员，要带好头。

媳妇平时也孝老爱亲，轻声在父母跟前说话，吃饭给父母加菜盛饭，怕他们拘束吃不饱，就在我培训前，媳妇还给我说：“爸要是不请朋友，下午就在家陪老爸吃饭，我给他五百元零花钱，他喜欢啥就买啥。”

老爸同意了在家过生日，我也觉得一家人炒几个菜，能让父母吃得更舒心，到时让他们放下家务，陪他们一起散步、拉拉家常。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刚才还在给人家说，把冰箱的土豆、鱼拿出来，我中午请假陪爸吃饭。

上课的间隙，我三次拨通孙院长电话，直到中午十二点，孙院长打来电话说：“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你爸脑供血不足，未发现血管有严重问题，但他走路偏瘫，很危险，已经安排他住院。”

得知爸已住进医院，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给他打电话说，下午过去陪他，他用微弱的声音让我先上课，说他不要紧……

爸说生日他不过，没想到，是以突然住院这种方式过生日。

爸一辈子没有闲过，参加三线建设、办养猪场、豆腐作坊、石灰窑、魔芋加工厂等，让我读书上学。买房买车给我钱，平时周转不开，总是赞助我，现在还时常问我，钱够不够花。

想着他时常常穿着我不穿的衣服和鞋，却把积攒下来的钱留给我花；想着他为儿女辛苦一辈子，老了还要招呼孙女日夜操劳。老爸生日住进了医院，就让我祝他身体健康，盼望他养好身体，再陪我们一起走过下一个十年。

父亲的生日

朱荣军

与历史对话

蔡建中

近三十载光阴，悄然落于泛黄的纸页间。蓦然回首，身后的岁月已化作一条通幽的小径，这便是我的史志档案编研之路。我似一颗普通的螺钉，在这条小径上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而坚实。

初缘起于党校，彼时党校与党史研究室合署办公，前辈们须发渐苍，学问精深。一日，我书写班级会标时，一位长者郑重提醒：“称‘中央党校’不妥，应称‘中共中央党校’，其他党派也有党校，易生歧义！”他扶了扶老花镜，指尖轻叩桌面，恍若叩击历史的门环。那一刻，对语言精准的敬畏，如重锤般敲击心底。当我翻阅他们批注密布的党史资料时，仿佛看见他们伏案的侧影。或许每个档案史志人，都带着这种严谨与执着的印记，如同守护火种的使者。

真正叩开档案之门的，是山西临汾市委党校一位副校长的千里来信。他嘱我查证县志中其先祖——明成化年间白河首任县令普晖的生平。循着指引，我踏入县政府院内的临街办公楼二层。一米多宽的土旁过道两侧，陋室夹道而立。旧木窗棂漏下的光，在水泥地面投射出细长光影。斗室之内，旧桌横竖拼凑，局促难行。寒暄过后，一位在读学员忙帮我去夹层库房查档。须臾，她带回一张载有普晖生平的复印件，嘱我登记签收。复印件墨迹清晰，宛若新印。我捧在手中，顿悟“历史的分量”四字之真谛。那些被岁月折叠的故事，正需档案史志人用双手缓缓展开。

2003年秋，我调入新组建的县档案史志部门时，岗位清苦如未垦荒地。夜深人静常自问方向，后认定朴素真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唯有用“学”与“干”浇灌，方能照亮寂寞长路。接受征编《白河解放》党史专题任务后，白日埋首故纸堆，旧报纸铅字在灯下泛着暖光；静夜挑灯，听钢笔沙沙划纸，恍若与时间对话。半年耗尽心血，终得一沓40余万字的安心文稿，也渐渐摸索出章法：编研如织锦，经纬须先定，而后沉心梳理档案书籍中的线索史实，再借访谈口述注入温度，叙事

方有魂魄。零散资料或照片不足成书时，便细心收纳、写注妥存，以待来日。

沉寂页中记载的坚韧，在光阴里悄然发酵，重塑我心。“小我”窠臼逐渐剥落，一颗愿为史志档案编研岗位沉锚的“螺钉”之志，于尘埃深处倔强生长。面对繁重编研任务，以滴水穿石之“痴笨”去打磨。办公桌即沙场，每日早到十分钟拂尘开机，争分夺秒；下班晚走片刻整理思绪，寂静的大院，唯闻落叶风中私语。最惊险时，为赶《中共白河县历史宣讲提纲》，数次深夜攀院墙回陋室，一次足滑几欲坠入深巷。日积月累，工作日志与资料卡片愈垒愈厚，指尖摩挲过百万余字；专题文稿愈发厚重，编研文章也悄然绽放于报刊字里行间……

日复一日伏案深耕，曾二度遭病痛磨难，然身病阴霾未夺我志。康复后继续投入编纂白河党史一、二卷、《工业商贸志》等书稿，倾心校注清嘉庆、光绪《白河县志》两志。二十余载积累沉淀，终使我蜕变为地方史志档案与文史编研沃土上的一个“农人”，熟稔节候，深谙甘苦。

2019年寒冬迁入新馆，恒温恒湿的库房、崭新档案智能密集架与办公设施，终于告别昔日“有馆无库”的窘境。翌年秋风起时，《中国共产党陕西白河历史（1921—1978）》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随后，《白河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纪实》《白河“三苦”精神口述史料辑》等编研任务接踵而至，伏案编研，如逢故旧。

今立新馆窗前，白河水依旧静流。取代旧木柜的档案智能密集架，代替卡片目录的电脑检索系统，唯独翻阅档案时指尖残留的纸灰，固执地提醒着某种永恒。回首近三十载史志档案编研路，虽无鲜花与喧嚣，却在俯身与沉默光阴的厮守中，在案头尘埃与鬓角霜雪的交流淬炼中，用平凡日子里的点滴积累，为地方历史人文默默镀上金辉，修好了白河红色家谱，续上了地方历史文化的主题脉络。

忽悟：所谓春晖，不在九天云外，而在俯身故纸、与历史对话的每个须臾之间。

当年给清贫日子刻下的每道对号一个也没白刻，都很值得

种地

好好种地，是那时不饿肚子的唯一办法
春墒正整，父亲和母亲争抢农时
种下一垄垄玉米、小麦
我被搁在茶树下自个玩耍
泥巴糊满了下巴
像粒被遗忘在土里的种子
等雨水浸透，慢慢发芽

长大后，我在城里扎了根
钢筋林里找不见半垄耕种的痕
岁月把父亲的手刻满老茧
他老了，真的老了
连拎起锄头都力不从心
土地一年年荒芜
杂草疯长，吞了土层

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
总念叨城里不沾土气
他买回种子，紧攥在手心
想要把自己种回老家的土里



桃花依旧笑春风

王顶峰 作

瀛湖

第1480期

三阳，三月（外一首）

杨洋

桃枝把胭脂分给溪水时
三条向北的河流举着茶枝和油菜花
在蒿子坝，兰家埡晒晒向阳心事

雨和雾，不紧不慢编织出茶篓
兜住天池鸟鸣
与马头墙剪出的采茶女
懂得，每片嫩叶都藏着
岁月把父亲的手刻满老茧
桃花落在茶树上
粉，绿，只管粉绿
风经过时
两种颜色轻轻碰了碰
又各自摇曳

我们在茶垄间行走
衣襟渐渐染上
春天的重量与暗香

楠木沟

石头在楠木沟绣花
也在山洪过后
从淤泥里捧出姓氏
还有茶树
知晓云雾藏起的高度
在清明节前
把雨水卷成发髻
采茶人把竹篓系在腰间
她俯身时
整座山峦微微侧转
让出通往山外的小径
茶叶为石头剥开嫩芽
石头用体温捂热茶青
雨，在楠山居调好韵律
每片蜷曲的茶叶都在舒展
释放出音符

清明

秦南子

清明节前，细雨如丝。我陪同父亲，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车窗外，汉江笼罩在一片薄雾中，远处的秦岭与巴山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水墨画卷。

车子驶出市区向西奔驰，约一个小时后拐进老家的村道。这条路，我走了几十年。从儿时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到如今自己握着方向盘。路边的野草在细雨中低垂，沾满了晶莹的水珠。远处的墓碑若隐若现，像一个个沉默的守望者。

坟地是一片小山坡上。去年腊月祭扫留下的酒瓶还静静地躺在坟头，瓶身上沾满了泥土和雨水的痕迹。父亲蹲下身，仔细地擦拭着墓碑上的水珠，动作轻柔得仿佛在抚摸亲人的脸庞。我站在一旁，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突然发现父亲的华发已经和日渐风化的墓碑一样斑驳。

桃红色的檀香在细雨中艰难地燃烧，青烟袅袅，与雨雾交织在一起。白色的清明吊随着微风轻轻摇曳。父亲一边用毛巾擦拭墓碑，一边缓慢地说道：“爸，妈，我和儿子来看你们了，你们看，你们孙子的头发也开始白了，我也老了。再过几年，我可能就来了”

雨丝打在脸上有些冰凉。父亲还在说着：“你们在那边也要好好过节，该吃吃，该喝喝，别舍不得……”我望着墓碑上模糊的字迹，恍惚间，仿佛看到爷爷奶奶慈祥的笑容。

檀香渐渐燃尽。父亲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我搀着父亲往村口走，回头望了一眼，细雨中的坟冢显得格外孤寂。

回程的路上，父亲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我放慢了车速，雨刷有节奏地摆动着，像是在轻轻哼唱一首古老的歌谣。我想，等自己老了，也要像父亲一样，带着孩子来上坟，继续挽留那留不住的乡愁。

春行岚皋

陈勇

到了春天，我总爱一头扎进乡间的田野，真切感受这片土地被春天唤醒得有多彻底。

赏岚皋的春天，从城关镇水田村的童话世界启程。风从远处缓缓吹来，油菜花次第盛开，层层叠叠，阳光洒在花海上，整片田野都亮得耀眼。更让人惊喜的，是花海里还精心布置了许多小景致：一座蓝色的童话大风车缓缓转动，复古又梦幻；花丛间牵满五颜六色的小风车，风一吹就哗啦啦地转起来，鲜亮的色彩把水田村衬得愈发热闹。

这里打造了画框式打卡点，不用刻意找角度，也不用费心修图，人一站进去，花海、蓝天、风车便自然成景，每一张照片都像一幅春日油画。

花海深处，一顶顶帐篷散落其间，是“花田火锅”的最佳观景位。坐在帐篷里，窗外是随风起伏的花田，锅内是热气腾腾的鲜香，花香混着锅气，把春天的味道直接送到舌尖。

待到暮色降临，灯火点点散落在花海中，星光与灯光交相辉映，晚风掠过花田，光影摇曳，恍若误入人间仙境。

如果说水田村的春天是精致的浪漫，那距离它不远的“茅坪岁月”，春天便如同一幅静美恬淡的画卷。蓝天是画布的底色，连绵的群山是画布的轮廓，最妙的一笔，便是山腰那星罗棋布的农家乐。古朴的土黄色乡村屋舍依偎在青山旁，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着层层叠叠的油菜花园。离“茅坪岁月”不远处，有一片桃花坞，桃花盛开如云

似霞，与金色的油菜花相映成趣。

站在这里远眺，近景是成片的花海顺着梯田铺向远方；中景是村寨、高速与河流；远景是叠翠的青山与流云。花海间修有观景栈道，穿行花间，如在画中游。这里更动人的，是非遗与生活相融，花海之中，能听到大道锣鼓的鼓点起落有声。

照片拍够了，逛累了，随便走进一家小院，晒晒太阳，吹吹春风。这里也有花田火锅，“柳员外”的摔碗酒更是不容错过。一碗烈酒下肚，摔碗为乐，尽显巴人骨子里的豪迈与洒脱。这里的辣子鸡麻辣鲜香，魔芋豆腐酸辣爽滑。如果偶遇这片土地上的“好客大使”，她们会教你敲响锣鼓，邀你跳起圈舞，还会热情地请你品尝地道岚皋美食，以一腔热忱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夜色渐浓，花田间还会挂起银幕，一场露天电影缓缓开场。晚风、花香、光影交织，让人仿佛回到童年，简单又浪漫。

民主镇的“客路故乡”，是最像桃花源的原乡。它远离尘嚣，朴素天然，油菜花漫山盛放，顺着山峦铺开，热烈坦荡。花海之侧，全胜寨静立千年。登寨远眺，可见层峦叠嶂，云起峰间，古老的寨墙沉淀着岁月风云，守护一方烟火。

这里炊烟袅袅，田埂纵横，质朴的乡邻守着人间烟火，用一桌家常菜，一腔真心意，迎接每一场相遇。

来岚皋看花，不必匆匆打卡，只管沉浸式感受春天。这里有童话般的花海，有烟火气十足的农家乐。春光不待人，花开正盛，欢迎您来。

写给父亲

姚泽练

星星还是在墨蓝的天幕
父亲早已攥紧剥漆的刀
他用力推开被贫困压死的门
他兴奋的脚步，碾过草叶尖
碎银般的水滴
抡刀间，漆树上刻出深凹的对号
乳白般的漆珠
稠得像岁月凝结的霜

星星又缀满天幕时
父亲的背影，被饥饿扯得老长
他掂了掂漆桶的重量
朝漆树投去深情的凝望
这些浸着汗水割出的生漆
不仅是灶台上的油盐
也是三个孩子笔尖的墨香

后来我们都穿上了挺括的工装
老家漆树上的对号
被岁月磨成了圆
愈合的纹路，慢慢挤成了笑脸
当父亲再次站在林边，沉默少言
风卷着树叶沙沙
替他说出没说完的话